

TRIPLE

三角谍战

真正的强大不是打败多少人，
而是守护多少人！

[英] 肯·福莱特 著
胡允恒 译

KEN FOLLETT



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
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
ART PUBLISHING LTD

TRIPLE

三角谍战

[英] 肯·福莱特 著

胡允桓 译

KEN FOLLETT



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
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
ART PUBLISHING CO., LTD.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三角谍战 : 肯·福莱特历史悬疑小说经典 / (英)
福莱特 (Follett, K.) 著 ; 胡允桓译. — 南京 : 江苏
文艺出版社, 2018.5

ISBN 978-7-5399-6281-8

I. ①三… II. ①福… ②胡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英
国—现代 IV. ①I561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3)第112719号

TRIPLE copyright © 1979 by Ken Follett
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© 2018 by Shanghai Dook Publishing Co., Ltd

中文版权 © 2018 上海读客文化股份有限公司
经授权, 上海读客文化股份有限公司拥有本书的中文 (简体) 版权
图字: 10-2013-181号

书 名 三角谍战

著 者 (英) 肯·福莱特

译 者 胡允桓

责任编辑 丁小卉 姚 丽

特邀编辑 刘 娟 黄迪音

责任监制 刘 巍 江伟明

策 划 读客文化

版 权 读客文化

封面设计 读客文化 021-33608311

出版发行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

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165号, 邮编: 210009

出版社网址 <http://www.jswenyi.com>

印 刷 三河市吉祥印务有限公司

开 本 890mm x 1270mm 1/32

印 张 14.25

字 数 305千

版 次 2018年5月第1版 2018年5月第1次印刷

标准书号 ISBN 978-7-5399-6281-8

定 价 59.90元

如有印刷、装订质量问题, 请致电010-87681002 (免费更换, 邮寄到付)

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

目 录

楔 子 / 001

第一章 / 019

开罗机场的播音系统发出门铃一般的响声。随后便分别用阿拉伯语、意大利语、法语和英语宣告，来自米兰的阿里塔利亚航班已经到达。陶菲克·马西里离开他在快餐桌的小桌，一路走向上层的观察台。

第二章 / 044

从加利利海刮来的阵阵冷风，吹得葡萄园里尘土飞扬。他俩并肩工作着：除草和松土。狄克斯坦已经脱掉了衬衣，只穿着短裤和凉鞋干着农活儿，他对烈日毫不在乎，只有生在城里的人才会。

第三章 / 067

狄克斯坦解决了一个问题，又面临着另外一个问题。他本想弄清他能够到什么地方找到放射性物质的存储地，他如今有了答案。

第四章 / 087

他被发现了，要么在这里，要么在卢森堡，很可能是在卢森堡。发现他的人大概是亚瑟夫·哈桑——没有理由相信他不是间谍——或者是别人。

第五章 / 119

他在卢森堡的第一夜，就走进了迪克斯街上的那家颇为低调的夜总会。他独自坐在里边，啜饮着啤酒，等候“硬领”的到来。

第六章 / 145

他想不出岁月是否改变了他。他觉得并不大。当时他始终是个惊弓之鸟，寻找着一处安身立命之地，如今他有了以色列作为避风港，但他未能在哪里藏身，反倒要出来捍卫那个国家。

第七章 / 171

大卫·罗斯托夫的血涌了上来，他激动难抑。他有了那种下棋时的感觉：当对方走了三四步形成一种定式时，他就会看出攻击会从何处而来，他又可以怎样扭转局面，予以击溃。

第八章 / 193

他在清晨六点钟醒来，一时间感到惊慌，不知自己身在何处。随后，他看到他头旁的枕头上是苏莎长长的棕色手掌，她如同一只小动物那样蜷身睡着，昨晚的情景一涌而来，他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好运。

第九章 / 231

多年过去了，老朋友才得以见面，他们彼此一边寒暄，一边默默体察着各自的变化。但是阿尔·科顿的容貌变化最令人惊讶。

第十章 / 242

从某种意义上说，帕帕郭泊斯是最大的挑战，那是一个和狄克斯坦同样难以捉摸、同样强势、同样没有弱点的人。

第十一章 / 263

新叫的酒水送来了：罗斯托夫的伏特加，哈桑的杜松子酒。罗斯托夫很高兴哈桑积极响应了他的友善建议。他检验着烟灰缸里的纸灰，确认电文彻底烧光了。

第十二章 / 281

多年来，他一直是个欧洲的银行职员，住在卢森堡，有自己的汽车、电冰箱和电视机。可是此刻，突然之间，他脚穿便鞋，走在尘土飞扬的巴勒斯坦大路上：没有汽车，没有飞机，又成了阿拉伯人，成了他诞生的土地上的一个农民，一个二等公民。

第十三章 / 303

沃伦佐夫刚要开口，罗斯托夫抢先说：“我想让你告诉开罗方面一个打掩护的说法。”他对哈桑说，“我想让你们的人认为我们对阔帕列里号一无所知，我们只知道以色列人计划在地中海干些事情，我们还没弄清到底是什么。”

第十四章 / 330

苏莎要做的事就是给所有以色列大使馆打电话，给纳特·狄克斯坦留下口信。

第十五章 / 353

他在卧舱里脱掉外面的湿衣服，躺到了床上。他知道自己是不会睡的。明天的计划全都安排好了，没必要再去想一遍了，于是他就想着别的事情：做出世上最好的土豆球的母亲；长着世上最好的头脑的未婚妻；如今住在特拉维夫一家机构中的疯癫的父亲；他在这次任务完成后要用报酬购买的电磁录音机；他在海法的单元住房；他将要有的孩子，以及他们将如何在没有战争的安全的以色列成长。

第十六章 / 385

入夜后天气益发糟糕了。斯特罗姆堡号的船长说还没有遭到称作暴风雨的地步，可是雨下得瓢泼一般，狂风刮得一个钢质吊桶在甲板上咋咋乱响。巨浪迫使狄克斯坦只好紧紧抓住摩托艇里的板凳座位。

第十七章 / 402

随着打雷似的一声闷响，斯特罗姆堡号的中部眼看着下陷了。船上的油箱起了火，暴风雨的夜晚被直冲天际的火苗照亮。狄克斯坦瞅着如此巨大破坏的景象，暗自得意之中夹杂有几分忧心。斯特罗姆堡号开始下沉，起初比较缓慢，随后就越来越快了。船尾沉下海中，几秒钟之后船首继而下沉，船上的烟囱一时之间还翘在水面之上，如同一个溺水之人伸出的一只手臂，随后便不见了。

第十八章 / 422

突然之间，他感到了生存的欲望。那种嗜血的劲头已经消失：他不再对消灭敌人、打败罗斯托夫、挫败突击队的阴谋或者智胜埃及的情报机关感兴趣。他只想找到苏莎，想带她回家，与她共享余生。他害怕会死。

尾 声 / 432

婴儿和父母一样个头矮小。刚一露头就张嘴大叫。狄克斯坦的目光变得湿润模糊起来。他托着婴儿的头，查看脐带没有绕着脖子，说道：“就快出来了，苏莎。”

楔 子

有一次，只有这么一次，他们全都聚在了一起。

多年前，他们都还年轻的时候相聚过，那时候，这一切还没有发生，可惜那次聚会让往后的几十年都笼罩在阴影中。

确切地说，那是1947年11月的第一个星期天，大家都见了面——事实上，有几分钟他们还在同一个房间里。一些人当时就忘记了自己看到的面孔和从正式介绍中所听到的姓名。有些人实际上把那一整天忘得一干二净；而在21年以后，当那次聚会变得如此重要之时，他们不得不假装记忆犹新，瞥上一眼那些脏兮兮的照片，嘴里煞有介事地嘟囔着说：“啊，是啊，当然啦。”

早年的那次聚会是个巧合，但并不是令人惊叹的意外。他们都算是年轻有为，注定要在各自的国家里以不同的方式执掌权力，作出决定，促进变革。他们年轻的时候经常在牛津大学这类地方相会。何况，当这一切发生之后，那些没有从一开始就卷入其中的人，也恰恰因为他们曾与别的人在牛津有过一面之交，从而被牵扯进来。

然而，在当时，那看起来并非是什么历史性的聚会，不过是某处众多雪莉酒会中的其中一场而已（而且大学生们还会抱怨酒不够喝）。那只是一次无足轻重的偶然机会。是啊，差不

多就是这样。

阿尔·科顿敲了敲门，在厅里等候一个死人来开门。

三年来，他对朋友已经死去的事实终于从怀疑变得确信。起先，科顿听说，纳特·狄克斯坦已经入狱。在战争快结束的时候，有关犹太人在纳粹集中营中的遭遇已经广为流传。之后，那些可怖的事实真相就公之于众了。

房门里边，一个鬼魂在地板上拖着一把椅子，慢步走过房间。

科顿猛然感到紧张起来。要是狄克斯坦残疾了、破相了，该怎么办？他要是精神失常了呢？科顿从来不知道该怎么对付残疾人或者疯子。他和狄克斯坦只是在1943年有那么几天走得比较近，可狄克斯坦现在会是什么样子呢？

门开了，科顿招呼说：“你好，纳特。”

狄克斯坦盯着他看了一会儿，随后脸上绽出了笑意，用他那可笑的伦敦东区土腔说道：“天啊，好家伙！”

科顿也回报以微笑，心里踏实了下来。他们握了手，互相拍了拍后背，为了好玩，还冒出几句士兵的俚语，然后就进了屋。

狄克斯坦的住所位于城市一个破败地区的一栋旧房子里，天花板倒挺高。房间里有一张单人床，按军队的样子收拾得很整齐；深色木头做的沉重的旧衣柜旁边有一张相配的梳妆台；小窗前还有一张桌子，上面堆满了书。科顿觉得屋子里显得很空荡。要是他不得不得住在这儿，他会把一些私人用品摆放出来，让房间看着像他的家：比如家庭照片、来自尼加拉瓜和迈阿密海滩的纪念品、读高中时的足球赛奖品。

狄克斯坦开口说：“我想知道，你是怎么找到我的？”

“我这就告诉你，可不容易啦。”科顿脱下他的军用外衣，放到窄窄的床上，“昨天花了我大半天呢。”他瞥见了房间里唯一的安乐椅。两个扶手怪模怪样地歪在两侧，一根弹簧从褪色的菊花图案的坐垫中戳了出来，一条断了的椅子腿被一个柏拉图戏剧道具的复制品顶替。“这能坐人吗？”

“士官军衔以上的人不成。不过……”

“反正他们也不算人。”

他俩哈哈大笑：那是一个旧日的玩笑。狄克斯坦从桌子下拉出一把弯木椅，摆放好。他把朋友上上下下地打量了一番，然后说道：“你发福了。”

科顿拍了拍稍稍隆起的肚皮：“我们在法兰克福过得不错。你复员了，可就错过了机会。”他身体前倾，压低了声音，仿佛他要说的话有点私密，“我捞了一笔钱。珠宝、瓷器、古董，全都是用香烟和肥皂换的。德国人饿着肚子呢。而且最妙的是，为了填饱肚子，女孩子什么事都肯做。”他往后靠去，等着对方会意的笑声，可是狄克斯坦只是直愣愣地盯着他的面孔。科顿有些发窘，便换了个话题：“你倒是没长什么肉。”

起初，他看到狄克斯坦毫发无损而且笑容依旧，总算感到宽慰，其实他没有仔细观察。此刻，他意识到，他的朋友岂止瘦弱，简直是营养不良。纳特·狄克斯坦一向矮小精干，可如今他看上去成了皮包骨头了。惨白的皮肤和塑料镜框后面的褐色大眼睛加深了这一印象。在袜口和裤脚之间露出的几英寸苍白的小腿就像火柴棍。四年前，狄克斯坦肤色微褐、肌肉饱满，像他脚上英军皮靴的皮底一样结实。科顿时常谈起他的英国伙伴，他总会说：“那个最野蛮、最卑鄙的混蛋，是他救了我一命，我可没跟你

们胡说八道。”

“肥肉？那可没有。”狄克斯坦说，“这个国家还在实行严格的分配制，伙计。不过，我们还能凑合。”

“更糟糕的事情你都知道。”

狄克斯坦微微一笑。“而且也尝过。”

“你坐过牢。”

“在拉摩尼亚。”

“他们到底是怎么把你抓进去的？”

“容易得很哪。”狄克斯坦耸了耸肩，“一颗子弹打断了我的腿，我失去了知觉。等我醒过来，已经在了一辆德国卡车上了。”

科顿瞧了瞧狄克斯坦的腿：“康复得还成吧？”

“我算是走运。战俘列车在我那节车厢里有个医生——他给我接上了骨头。”

科顿点了点头：“后来就是集中营了……”他觉得或许不该问，可他想了解。

狄克斯坦把目光转向一旁：“本来还没什么，后来他们发现我是犹太人。你想来杯茶吗？我买不起威士忌。”

“不啦。”科顿恨不得刚才没有开口，“反正我也不在大早上就喝威士忌。生命并不像原先想的那样短促啊。”

狄克斯坦的目光转回来对着科顿：“他们决定要弄清他们能够在断腿处再打断和接好多少次。”

“天啊。”科顿的声音像是耳语。

“那还算是最好的了。”狄克斯坦以平和的语调低声说。他再次把目光转移开。

科顿说：“这群畜生。”他想不出别的字眼了。狄克斯坦的脸上有一种陌生的表情，是科顿从没见过的，他事后才明白过来——那很像是恐惧的样子。很奇怪啊。现在一切终归已经过去，不是嘛？“好吧，算啦，我们至少还是胜利了，是吧？”他按了按狄克斯坦的肩头。

狄克斯坦咧嘴一笑：“是啊，我们胜利了。你现在在英国做什么？你又是怎样找到我的？”

“我在回布法罗的途中，在伦敦停了下来。我去了国防部……”科顿犹豫着没说下去。他去国防部原本是要弄清楚狄克斯坦是什么时候怎么死的。“他们给了我一个在斯台普尼的地址。”他接着说，“我到那儿以后，看到整条街上只剩下一栋房子还没塌。在那栋房子里，在一英寸厚的灰尘下面，我找到了那个老人。”

“托米·考斯塔。”

“没错。嗯，我喝了十九杯淡茶，听完他的经历之后，他打发我到拐角处的另一栋房子，我见到了你母亲，又喝了不少淡茶，听了她的遭遇。等我拿到你的地址，已经太晚，赶不上去牛津的最后一班车了，我只好等到天亮，然后就来到这儿啦。我只有几个小时，我的船明天起航。”

“你拿到你的退伍证啦？”

“再过三个星期两天一小时三十四分钟。”

“你回家以后，打算干什么？”

“经管家中的生意。在过去的两三年里，我发现自己是个挺不错的商人呢。”

“你们家做什么生意？你从来没跟我说过。”

“卡车货运。”科顿简短地说，“你呢？看在老天的份儿上，你在牛津大学干什么呢？你在学些什么？”

“希伯来文学。”

“别逗了。”

“我不是告诉过你吗？我上学以前就会写希伯来文了。我祖父是个地道的学者。他住在里尽路^①一家糕点店楼上臭烘烘的房间里。从我还不记事的年龄开始，我每周末都到那里去。我从来不抱怨，我喜欢嘛。话说回来，我还能学什么呢？”

科顿耸了耸肩：“我也说不上，也许是原子物理，或者是经营管理。干吗非学习不可？”

“想要变得快活、聪明和富有。”

科顿摇了摇头：“还像以前那样怪。这儿有很多姑娘吗？”

“少得很。何况，我挺忙的。”

他觉得狄克斯坦脸红了：“撒谎。你正在恋爱，你这个傻瓜。我看得出来。她是谁啊？”

“哎，说实在的……”狄克斯坦不好意思了，“她是可望不可即的。一位教授的夫人。她有异国情调，非常聪慧，是我见过的最漂亮的女人。”

科顿露出将信将疑的表情：“这是没指望的，纳特。”

“我明白，可我还是……”狄克斯坦站起身，“你会懂得我的意思的。”

“我能见她一面吗？”

“阿什福德教授要开个雪莉酒会。我受到了邀请。你进门的

① 里尽路（Mile End Road），位于伦敦。

时候，我正要出发。”狄克斯坦穿上了外衣。

“牛津的雪莉酒会。”科顿说，“等着他们在布法罗听到这件事吧！”

那天早晨，天气晴朗又寒冷。惨淡的阳光涂抹在城里老建筑物乳白色的石头上。他们舒舒服服、不言不语地走着，手插在衣兜里，拱起肩头，抵御着穿过街道呼啸而来的十一月的刺骨寒风。科顿不停地咕哝着：“梦幻的尖塔^①。去他的。”

周围没什么人，但在他们走了差不多一英里之后，狄克斯坦指着街对面的一个围着学院围巾的高个子男人。“就是那个苏联人。”他说着，然后打起招呼，“喂，罗斯托夫！”

那个苏联人抬眼看看，挥了下手，就横穿马路到了他们这一侧。他蓄着军队式的发型，对于他那身批量生产的西装来说，他的身材显得太高太瘦了。科顿这才想到，在这个国家里，每个人都都很瘦弱。

狄克斯坦说道：“罗斯托夫在巴利奥尔学院，和我同校……大卫·罗斯托夫，来认识一下阿尔·科顿。阿尔和我一起在意大利待过一段。到阿什福德家去吗，罗斯托夫？”

苏联人郑重地点了点头：“只要能白混点儿喝的。”

科顿问：“你也对希伯来文学感兴趣？”

罗斯托夫说：“不，我在这里学资产阶级经济学。”

狄克斯坦放声大笑。科顿没明白这个玩笑。狄克斯坦解释说：“罗斯托夫来自斯摩棱斯克。他是苏共党员。”科顿还是没懂

① 十九世纪学者马修·阿诺德（Matthew Arnold）称牛津大学为“梦幻的尖塔之城（The City of Dreaming Spires）”。

那个玩笑。

“我原以为没人能够获准离开苏联呢。”科顿说。

罗斯托夫做了一番冗长的解释，因为战争开始时，他父亲在日本当外交官。他表情诚恳，偶尔露出一丝狡黠的笑容。尽管他的英语不够地道，却成功地让科顿觉得他在屈尊。科顿有些厌烦地转过脸去，开始琢磨：你怎么会像亲兄弟一样喜欢一个人，和他并肩战斗，而当他离开了，学起希伯来文学，这时你才醒悟，你根本不了解他。

最后，罗斯托夫对狄克斯坦说：“去巴勒斯坦的事，你打定主意没有？”

科顿问道：“巴勒斯坦？干吗去？”

狄克斯坦样子有些尴尬。“我还没定下来呢。”

“你该去。”罗斯托夫说，“犹太民族之家会有助于粉碎大英帝国在中东的残余势力。”

“那是个党派吗？”狄克斯坦问道，脸上有一丝不易察觉的微笑。

“是的。”罗斯托夫严肃地说，“你是个社会主义者……”

“就算是吧。”

“新的国家应该是社会主义的，这一点很重要。”

科顿心存疑虑。“阿拉伯人正在那里杀害你们的人。哎哟，纳特，你可是刚刚逃离德国人的魔爪！”

“我还没有决定嘛。”狄克斯坦又说了一次。他烦躁地摇着头，“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。”他似乎不想谈这个话题。

他们轻快地走着。科顿的脸冻得发僵，可军用冬装里面却在出汗。另外两个人开始议论起一条传闻：一个名叫莫斯雷的

人——这名字对科顿毫无意义——已经进入牛津，还在烈士纪念馆发表了一篇演讲。莫斯雷是个法西斯分子，他后来集结了一些人。罗斯托夫争辩说，这件事证明了社会民主主义比共产主义更接近法西斯。狄克斯坦宣称组织这次活动的本科生只是想试一试“震惊”的感觉。

科顿盯着这两个人，聆听着。他们是一对奇怪的组合：高个子的罗斯托夫系着的围巾如同绷带，脚下迈着大步，过短的裤腿旗子似的飘荡；而矮小的狄克斯坦，有一双大眼睛，戴着一副圆圆的眼镜，身穿一套退伍军人的制服，像是一具急匆匆的骷髅架子。科顿不是学者，可是他能嗅出任何语言中的废话，此时他明白，这两个人说的都是弦外之音：罗斯托夫是对某种官方教条的鹦鹉学舌，而狄克斯坦看似冷漠的无动于衷却在掩饰着一种不同的、更深沉的态度。当狄克斯坦嘲笑莫斯雷的时候，那笑声似是小孩子梦魇后的发笑。他们俩机智地争论着，其实毫不动情，如同两柄钝剑在对刺。

狄克斯坦终于像是意识到科顿被冷落了，就开始谈论起他们的东道主。“斯提芬·阿什福德有点古怪，不过确实是个出色的人。”他说，“他的大半生都在中东度过。据说发过一笔小财，又赔光了。他曾经干过一些荒唐事，比如骑着骆驼横跨阿拉伯沙漠。”

“骑骆驼也许是最不荒唐的方法。”科顿说。

罗斯托夫说：“阿什福德有个黎巴嫩妻子。”

科顿瞅着狄克斯坦：“她是……”

“她比他年轻。”狄克斯坦匆忙接茬说，“就在战前他刚刚把她带回英国，自己又当上了这儿的犹太文学教授。要是他用

马沙拉白葡萄酒而不用雪莉酒款待你，那就表明你不那么受欢迎。”

“人们知道这种区别吗？”科顿问。

“这就是他家了。”

科顿原以为大概会看到一栋摩尔式^①的小楼，但阿什福德的住宅却是都铎式^②的仿制品，白墙配着绿色的木制品，前苑是一丛灌木。三名青年踏上通往房子的一条砖砌的通道。前门敞开着，他们走进了一座方形的小厅。屋里的什么地方有好几个人在哈哈大笑，聚会已经开始了。一道双扇门打开，那个世界上最美的女人走了出来。

科顿惊呆了。他呆立着，看着她迈过地毯来迎接他们。他听到狄克斯坦介绍说：“这是我的朋友阿尔·科顿。”突然间他触到了她的那只纤长的棕色的手，骨骼小巧，温暖而干燥，他恨不得一直不松开。

她转身引导着他们进入客厅。狄克斯坦碰了碰科顿的胳膊，微微一笑：他已经知道了他的朋友脑子里在想什么。

科顿回过神来，镇静地说了声：“哇哦。”

一张小桌上以军队的精准度摆着一排盛有雪莉酒的小杯子。她递给科顿一只酒杯，含笑说道：“顺便说一句，我是艾拉·阿什福德。”

她递过酒杯时，科顿仔细地看了看她。她完全是素面朝天，令人惊艳的脸上没有化妆，漆黑的头发直直的，她身着白色的衣

① 摩尔文化，公元八至十五世纪北非和西班牙文化，具伊斯兰教文明特点。

② 都铎式建筑，因流行于英国都铎王朝而得名，混合着传统哥特式和文艺复兴风格。